

基于 CiteSpace 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可视化计量分析

刘志芳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以 1980—2019 年间 CSSCI 期刊数据库检索到的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 1 080 篇文章为数据来源,运用科学计量学可视化分析软件 CiteSpace5.6.R2 对其进行可视化计量分析.可视化统计结果显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从时间上来看可以分为缓慢增长阶段、迅速增长阶段和逐渐回落阶段.研究作者分布较为分散,研究团队和核心作者群均尚未形成.研究机构大多为高校,其中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的发文量最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合作率最高.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包括形容词的类型、语义和句法功能等.在高被引文献中,多为指示性引用的施引文献.

关键词:现代汉语形容词;CiteSpace;可视化分析

中图分类号:TP391;H042

文献标志码:A

CiteSpace 即“引文空间”,着眼于分析科学研究中蕴含的潜在知识,是在科学计量学、数据可视化背景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引文可视化分析软件^[1].在科学领域里,文献信息的引证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信息计量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种方法,引文分析又具有广泛的应用.因此,文献信息引证规律和引文分析方法在信息计量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作用^[2].相较于其他学科对 CiteSpace 的广泛使用,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CNKI 数据库中以 CiteSpace 为篇名的中国语言文字学科中的相关论文只有 72 篇,其中占比最多的是以翻译为主题的论文,其次是与二语教学和认知语言学相关的论文.刘国兵,常芳玲使用 CiteSpace 软件,较为系统地对 1998—2017 年 CNKI 数据库检索到的 1 916 篇有关语料库翻译学的文献进行分析,得出其外部特征和内部特征^[3].这为定量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前人大多从语法角度对现代汉语形容词进行研究,从词汇语义角度对形容词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不及对名词和动词小类的研究.只有明确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才能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20 世纪 80 年代,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逐步加强,方法也渐趋多样.因此,本文以 1980—2019 年间汉语学界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为数据来源,利用 CiteSpace 软件的可视化功能,定量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以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为语料来源,在高级检索中选择篇名为“形容词”,时间设置为 1980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接下来选择“中文”、“学术期刊”和“中国语言文字”学科,共得到文献 1 696 篇.然后进行人工干预,删除其中的新闻、书评、说明等非研究类论文.广义的现代汉语包括普通话和方言,狭义的现代汉语就是普通话,这里主要研究狭义的现代汉语,因此还需要删除方言类论文.最终得到 1 080 篇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有效数据.选取的数据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文献,数据内容主要包括作者、作者单位、论

收稿日期:2020-02-01;修回日期:2020-05-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17YJC740062);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2019SJGLX251).

作者简介(通信作者):刘志芳(1980—),女,河南三门峡人,河南师范大学校聘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和词汇教学,E-mail:lzf211@163.com.

文篇名、关键词、摘要、文献来源、期刊年份、卷号、页码、类型等信息。

1.2 研究方法

先前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综述性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本文主要运用科学计量学普遍采用的新工具 CiteSpace 信息可视化软件,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进行定量分析。科学计量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信息统计分析法、数学模型分析法、计算机辅助信息计量分析法、引文分析法等。所谓引文分析就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和比较、归纳、抽象、概括等逻辑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各种分析对象的引证与被引证现象进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一种文献计量分析方法^[2]。

CiteSpace 作为一种引文分析法,其研究步骤主要包括:①选取统计对象;②统计引文数据;③引文可视化分析;④得出结论。其中引文统计是引文分析的前提。将从 CNKI 期刊数据库中选取的 1 080 篇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论文作为统计对象,以 Refworks 格式导出这些文献,命名为 download*.txt,把它们都放在以 input 命名的文件夹内。然后使用 CiteSpace 软件将这些数据转换为可识别的信息,保存在以 output 命名的文件夹内,完成数据转换这个步骤。接下来利用 CiteSpace 软件的功能实现数据的可视化,最后分析可视化图像中的规律性结论。具体方法为:在 JAVA 环境下运行最新版本的 CiteSpace5.6.R2 软件,将原存于 output 文件夹中的文档复制粘贴到 data 文件夹内,在 CiteSpace 中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时间起止点为 1980—2019 年,年份切片为 1 年,阈值为 50,对研究作者、发文机构、关键词等生成可视化图谱,从而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发展趋势和规律。

2 可视化结果分析

2.1 发文量的年代分布统计

CNKI 期刊数据库中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最早的一篇期刊论文是 1952 年季高发表在《语文学》上的《用叠字组成的形容词》。从 1952 年到 1965 年,基本上都是每年一篇,最多不超过四篇。1966 到 1977 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相关论文。1978 年的一篇论文是关于方言区形容词研究的,1979 年有两篇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论文,1980 年上升到了 7 篇,此后逐年上升,即便有回落,也远高于前期论文的数量。因此,选取从 1980 年到 2019 年将近 40 年的论文为研究对象。具体发文量的年代分布情况如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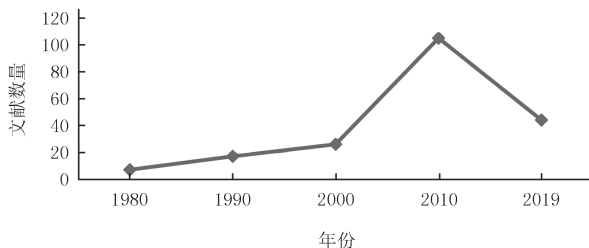


图1 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相关论文年代分布图

Fig.1 The chronological distribution of related papers on the study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如图 1 所示,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从 1980 年到 2019 年呈现出先持续增长后逐渐回落的趋势,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2000 年,缓慢增长阶段。这一个阶段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从 1980 年的 7 篇到 1990 年的 17 篇,再到 2000 年的 26 篇,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上升趋势比较缓慢;第二阶段,2001—2010 年,迅速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从 2001 年的 37 篇到 2010 年的 105 篇,虽然只有 10 年时间,发文量却增加了将近两倍,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趋势;第三阶段,2011—2019 年,逐渐回落阶段。这一阶段的研究从 2011 年的 100 篇到 2019 年的 44 篇,虽然发文数量不断减少,但总发文数为 697 篇,相较于上一个阶段 628 篇的发文总数,呈现出逐渐回落的趋势。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相关研究从 1980 年到 2010 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 2000 年之后,发文增长幅度显著升高。2010 年后虽然发文趋势逐渐回落,但是发文总量较之 2000—2010 年有所增加。这一方面和现代汉语研究领域对形容词的研究逐渐重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受到国内外研究理论不断深入和细化的影响,汉语学界在研究形容词问题时方法更加多样、手段更加灵活,研究更加多元化,发文量随之增长。

2.2 研究作者分布统计

科学研究离不开科研工作者,研究者在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方面出于研究兴趣和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不断进行学术产出;另一方面,也受到现有科研评价体系的影响,科研论文的撰写与发表已经成为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学术生涯的必经之路。通过分析语言学界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核心作者,有利于宏观地把握该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况。在 CiteSpace 软件中选择 author 为关键词,提取 1980—2019 年发文量前 50 的作者生成最终的网络。网络节点数量为 639,连线数量为 91,最终生成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核心作者合作可视化图谱(图 2)。

如图 2 所示,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相关问题的核心作者相对来说较为分散,发表文章数前 10 名的作者分别是张国宪、段益民、李劲荣、伍莹、华玉明、孙鹏飞、陆俭明、张谊生、刘振平和吴颖,文章总数的前三位分别是 14 篇、12 篇和 11 篇,与普通作者之间的差距较小,因此在可视化图谱中表现不明显。通过调整 Colormap 中的 Node Label Alpha 和 Lower Bound Label Alpha 按钮,最终形成相对来说较为直观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张国宪、段益民、伍莹、孙鹏飞、李劲荣等作者相较于其他作者来说,颜色较深、较为突出。



图2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核心作者合作可视化图谱

Fig.2 The cooperative visualization map of the core authors in the study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通过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相关研究作者的分布数据,发现 1 080 篇文章共有作者 884 人,人均 1.22 篇论文,研究者总数与发文量成正比。发文数量较多的核心作者相对较少,发文绝对数与发文作者数成反比。其中发文数量 7 篇及其以上的作者人数均为 1 人,发文数量 1 篇的人数为 778 人。由此可见,发表 1 篇论文的作者占据了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作者总数的 88%,高产量作者不足 1%。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论文作者队伍是否已经形成,需要接受洛特卡定律的检验。洛特卡定律是信息计量学三大基本定律之一,作为描述文献作者分布的一个计量学的经验定律,指的是在某一时期内、某一主题领域内,文献作者的分布状况。该定律主要揭示了科学生产率,以及作者与论文之间的数量关系^[2]。

洛特卡定律又称“平方反比律”,揭示了作者频率与文献数量之间的关系。用公式表示就是: $f(x) = C/x^2$,式中 C 是某主题领域的特征常数。写 n 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 $1/n^2$ 。所有写一篇论文的作者数大约占作者总人数的 60%^[4]。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相关问题的作者中发表一篇论文的人数占总人数的 88%,高于洛特卡定律的 60%,发表两篇及以上论文的人数均不到 10%,部分高产作家甚至不到 1%。由此可见,我国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作者队伍尚未形成,发表单篇论文的作者人数过多,没有形成稳固的金字塔结构。纵观近 40 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我们发现,对形容词的研究不管是从语法角度还是词汇语义角度,都远远不及应该与之鼎足而立的动词和名词。一方面是因为形容词的主要特性是程度性,程度性相对来说较为抽象,对形容词的研究总是离不开与之共现的名词性成分。另一方面,汉语学界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国外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动词和名词一直以来都是国外的研究热点,这也从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汉语形容词的研究。基于这样的研究现状,应该从汉语实际出发,加强对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壮大研究作者队伍。

2.3 发文机构统计

在 CiteSpace 5.6.R2 软件中选择 Institution,将 Thresholds 中的各调节键调整为 0,得到 $N = 744, E = 92$

的可视化图谱.图谱中的 N 表示的是 1 080 篇文章出自 744 个研究机构, E 代表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 选择 Export 中的 Generate a Narrative, 生成表 1.

表 1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发文机构论文数量排名

Tab.1 Ranking of the number of papers published by modern Chinese adjective research institutions

引用次数	发文机构	聚类	引用次数	发文机构	聚类
15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4	7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2
12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4	7	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1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7	7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	3
10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1	6	武汉大学文学院	5
9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4	6	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5

由表 1 可知, 发表论文被引频次数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分别是上海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湖南科技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大学、武汉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 这 10 所研究机构大多是高等学校, 只有一所是科研机构. 其中以文学院为主, 其次是对外汉语学院和外国语学院. 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发表论文被引频次排名第一, 主要是因为高产作家李劲荣和排名前 10 的吴颖均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 通过对比排名前 10 位的研究作者所在的研究机构和发文数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 发现二者只有 40% 的对等率, 即有四位排名前 10 的高产作家所在研究机构同时也是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 由此可见, 研究机构的发文量一方面得益于机构中的核心作家, 另一方面更多地受到该机构研究者整体水平的影响.

在分析被引频次的基础上, 再来看群类聚. 群类聚显示了某研究机构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 展示了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被引频次位居第三, 可是类聚群最多, 说明社科院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 通过对比表 1 中发文量排名前 10 的研究机构的群类聚数, 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的群类聚数排名第一, 排名较靠后的是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和浙江工商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由此可见, 高产出率不一定有高合作率, 而高合作率一定意味着高产出率.

以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伍莹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张国宪教授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论文为例, 分析合作率与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CNKI 期刊数据库显示伍莹从 2012 年至 2014 年共发表有关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 10 篇, 其中 CSSCI 类期刊 2 篇, 非核心期刊 8 篇, 均为独著. 而张国宪教授所有的现代汉语形容词类论文均发表在 CSSCI 类期刊上. 我们不能说发表在 CSSCI 类期刊上的论文质量就一定高于非核心期刊, 但是两类期刊的影响力肯定有差异. 由此可见, 高合作率与高影响力成正比, 低合作率与低影响力成正比. 目前亟须加强与高影响力研究机构的合作, 从而促进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不断发展.

2.4 研究热点分析

《现代汉语词典》对“关键词”的释义是“能体现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的中心概念的词语”. 如果几篇文章出现了相同的关键词, 说明它们之间的联系较为紧密, 可以形成围绕某一关键词的系列论文, 该关键词也就成为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分析研究热点有利于宏观把控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 分析发展规律和趋势. 在 CiteSpace5.6.R2 软件中选择 Keyword, 得到 $N=764$, $E=1\ 306$ 的可视化图谱(图 3).

图 3 的节点数是 764, 说明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关键词有 764 个. 节点或节点旁的字号越大, 说明这个关键词涉及的研究领域的研究热度越高. 通过调节 Control Panel 中 Keyword Labels 里的 Threshold 按钮, 数值越小, 图谱中出现的关键词越多, 数值越大, 图谱中出现的关键词越少. 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形容词(377)、性质形容词(33)、语义(33)、语义特征(31)、状态形容词(30)、句法功能(29)、现代汉语(28)、重叠(25)、程度副词(24)和 abb 式形容词(22). 括号中的数字是被引频次, 排名前 10 位的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不同, 关系较近的关键词之间易形成研究热点. 根据关键词被引频次的排名和关键词之间的系联关系, 把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分为以下三类.

2.4.1 形容词的分类研究

形容词的分类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 邵炳军在探讨形容词分类问题时指

出,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分类应遵循语法意义和形式相结合、可变性和稳定性相结合、规律性和相对性相结合、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和唯一性相结合、分类标准的普遍性和系统性相结合等五项原则^[5]。分类问题是形容词研究的基础问题,不管是从语法角度还是从词汇语义角度研究现代汉语形容词,首先需要明确的都是形容词的类别。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形容词的分类

也更加具体化和细化。罗琼鹏指出性质形容词内部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次范畴,依据形容词所引导量级结构的不同,可以把形容词分为相对形容词和绝对形容词^[6]。对形容词的分类标准已经从早期偏重语法功能和形式向现在将语法功能和语义相结合转变。另外,从词汇语义角度研究形容词,可以把形容词分为空间维度类形容词、感觉类形容词、情绪状态类形容词等,这些都将成为未来形容词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2.4.2 形容词的语义研究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任何一级语言单位都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形式和意义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最初在研究形容词时,学者们大多从语法角度进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语义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李雨晨等运用主观化理论分析了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语义异指问题^[7]。在分析形容词语义问题的过程中,离不开以语义为基础的语言学理论,认知语言学就是在与形式语言学的分庭抗礼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从语义角度对形容词分类、探讨形容词的语义问题,以及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形容词研究中的问题加以解释已经成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热点问题。张家骅,张月红从词汇语义角度分析心理感受形容词的词义转喻派生模式,由于关注焦点不同,心理感受形容词可在初始状态义的基础上通过转喻方式派生呈现义、致使义变体。三种不同的词义变体在语义配价结构、配位结构、句法行为和搭配关系上有所区别^[8]。在将形容词分为不同语义小类的基础上,运用形式和语义相结合的方法对特定形容词小类进行分析描写,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对其进行阐释,已经成为形容词语义研究的重点。

2.4.3 形容词的句法功能研究

形容词作为汉语词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都受到语法研究者的重视。形容词在句中既可以充当谓语,也可以充当定语,而对于形容词主要充当谓语还是定语,学界一直以来都存在争议。沈家煊先生在搜集整理的三万字左右的口语语料的基础上,利用标记理论分析得出以下观点,性质形容词作定语是无标记的,状态形容词几乎都是从性质形容词派生而来的,因此,汉语形容词典型的句法功能是充当定语^[9]。按照文中观点,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是充当定语,那为什么形容词要和动词合称为谓词?按照文中观点,非谓形容词不是典型的形容词,而形容词的主要句法功能又不是充当谓语,那么二者的区别何在?这些存在争议的问题将会引导语法学界继续深入研究形容词的句法功能问题,这个热点问题也必将随着语言学理论不断发展而得到深入的研究。除了定性地分析形容词的句法功能,齐沪扬,韩天姿等运用词类隶属度量表,对具有典



图3 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热点可视化图谱

Fig.3 The visual map of the research hotspots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型性的各类形容词进行量化分析,探究隶属度对于形容词的句法功能、词汇与语法等级的排列以及形容词习得的影响^[10].在研究形容词句法功能相关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跨学科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包括分类、语义、功能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研究热点涉及了形式和意义、认知语言学、词汇语义学、功能语言学等不同的语言学前沿问题,这也正是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不断发展的原因所在.

2.5 高被引论文分析

Moed认为高被引论文是指被引频次相对较高、被引用周期相对较长的学术论文^[11].高被引论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发展的前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为从CNKI期刊数据库导出的文献信息中没有参考文献,所以CiteSpace软件无法针对现有数据做高被引文献分析.但是高被引论文分析有助于系统地分析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现状和趋势,因此主要借助CNKI期刊数据库的功能分析高被引论文.主要选取1980—2019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排名前10的论文作为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具体情况见表2.

表2 1980—2019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高被引论文(排名前10)

Tab.2 1980—2019 highly cited thesis on the study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top 10)

序号	作者	题名	期刊来源	发表时间	被引次数
1	沈家煊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	中国语文	1997	531
2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典型特征	中国语文	2000	481
3	朱景松	形容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语文研究	2003	307
4	马真,陆俭明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一)	汉语学习	1997	299
5	陆俭明	说量度形容词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	278
6	张国宪	现代汉语的动态形容词	中国语文	1995	270
7	李宇明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中国语文	1996	265
8	马真,陆俭明	形容词作结果补语情况考察(二)	汉语学习	1997	199
9	张国宪	性质形容词重论	世界汉语教学	2006	183
10	张国宪	现代汉语形容词的体及形态化历程	中国语文	1998	177

从表2可知,近40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排名前10的高被引论文从发表时间看,大多集中在2000年前后,距离现在已经有20年时间,论文发表时间与被引次数之间无必然联系.从期刊来源看,10篇论文均发表在CSSCI来源的核心期刊上,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中国语文》,《中国语文》是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一级顶尖刊物.能够发表在顶尖级刊物上的论文,其论文质量和影响力必定高于其他论文,因此论文质量与被引次数之间成正比例关系.从论文主题看,大多数论文都是考察现代汉语形容词句法功能的,可见形容词句法功能作为研究热点之一,其研究热度持续升温,影响力较为深远.从论文作者看,10篇高被引论文出自6位研究者之手,其中张国宪是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也是近40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发表论文数排名第一的作者(发表论文总数14篇).相对来说,影响力较大的作者,论文被引次数偏高.

除了从发表时间、期刊来源、论文主题、作者等显性层面考察分析高被引论文之外,还可以从隐性层面的施引文献来分析高被引论文.对高被引文献施引规律的探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探析高被引论文的理论基础和知识构成^[12].施引文献是目的文献被引用的相关文献.以表2被引次数排名第一的《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为例加以说明.这篇论文的被引次数是531次,所有引用过这篇论文的相关文献都是施引文献.其中包括期刊论文144篇,博士论文84篇,硕士论文299篇,中国会议1篇,国际会议3篇.

刘雪立根据引用文献的目的,将参考文献的引用类型划分为继承性引用、指示性引用和批判性引用^[13].其中继承性引用指的是在研究的过程中引用了他人文献中的具体方法、观点或结论;指示性引用指的是研究过程中的背景知识或相关研究资料;批判性引用指的是对他人观点的批判性继承或否定,具有评价性.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的施引文献进行分类描写说明.MARICIC等对多学科200余篇论文的引文进行分析,包括引文位置(介绍、方法、结论和讨论)和引文水平,结果发现一般引文主要出现在介绍部分,重要引文主要出现在方法、结论和讨论部分^[14].可见引文类型与引文位置有一定的联系,主要

通过考察引文位置、引文内容和引文上下文,深入分析被引次数最多的《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的531篇施引文献的引文类型。

继承性引用较完整地引用了他人具体的研究方法、观点等,一般出现在文章的论述部分。比如王远杰在《英汉定中结构的韵律组配共性》一文的第四部分即“本文解释”的第三小节“不同分类属性的分类性强弱”中引用了沈家煊先生的观点“在性状属性内部,性质更具稳定性,状态更具临时性,因此性质属性的自身分类性更强”^[15]。指示性引用较概括地引用他人的观点作为背景知识,一般出现在文章的引言部分。比如石玉,熊仲儒在《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比较构式中程度词的有界性对比研究》一文的研究背景部分引用了沈家煊先生利用标记理论研究形容词问题的方法,文中只用一句话对被引文献进行了概括^[16]。批判性引用是对他人观点批判地继承,可以分为两小类,一类是对他人观点的完全否定;一类是前人观点有疏漏,需要与之商榷,是对现有研究的推进和拓展。批判性引用既可以出现在引言部分,也可以出现在论述部分,以出现在论述部分居多。比如李占炳,范倩倩在《“雪白一件衣服”格式探析》一文的第四部分即解释部分指出沈家煊先生的观点无法解释部分语言现象^[17]。通过对531篇施引文献的考察,发现其中继承性引用类论文196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37%;指示性引用类论文281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53%;批判性引用类论文54篇,占施引文献总数的10%。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施引文献在引用高被引论文时,大部分是作为背景知识介绍的,在介绍的过程中有详有略,详细的就是继承性引用,概括的就是指示性引用。也有个别施引文献在论述的过程中对高被引文献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地继承,即批判性引用。由此可见,这篇高被引论文在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参考的依据。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该论文的部分观点无法解释个别新兴语言现象,这也为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提供了契机。

3 结论与启示

我们通过使用 CiteSpace5.6.R2 可视化分析软件,对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中1980—2019年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的相关论文进行量化统计。结合可视化图谱,发现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从时间上可以分为缓慢增长阶段、迅速增长阶段和逐渐回落阶段。研究作者分布较为分散,研究团队和核心作者群均尚未形成。研究机构大多为高校,通过对比发文量排名前十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发现产出率、合作率和影响力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高产出率不一定有高合作率,而高合作率一定意味着高产出率,高合作率与高影响力成正比。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热点主要包括形容词的类型、语义和句法功能等。

总的来说,40年来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相较于三大词类中的动词和名词,形容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心作者不够、研究机构合作率偏低、研究热点偏少、高被引文献中缺乏批判性引用的施引文献等。我们相信随着语言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深化,现代汉语形容词的研究将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研究领域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不断加强。

参 考 文 献

- [1] 李杰. CiteSpace 中文指南[EB/OL]. (2017-07-19)[2019-12-12].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554179-1066981.html>.
- [2]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QIU J P. Information metrology[M]. 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刘国兵, 常芳玲. 基于 CiteSpace 的国内语料库翻译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8, 46(6): 111-120.
LIU G B, CHANG F L. Emerging trends in corpus-base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A scientometric analysis in CiteSpace[J]. Journal of Henan Normal University(Natural Science Edition), 2018, 46(6): 111-120.
- [4] 邱均平. 信息计量学(六): 第六讲文献信息作者分布规律——洛特卡定律[J]. 情报理论与实践, 2000, 23(6): 475-478.
QIU J P. Information metrology(six): Lecture 6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in literature information-Lotka's law[J]. Infor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2000, 23(6): 475-478.
- [5] 邵炳军. 现代汉语形容词总界划分中的本质分类——现代汉语形容词的本质研究之一[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9, 36(6): 70-73.
SHAO B J. The essential classification in the general division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A study on the essence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J]. Journal of th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1999, 36(6): 70-73.
- [6] 罗琼鹏. 等级性、量级结构与汉语性质形容词分类[J]. 汉语学习, 2018, 39(1): 27-38.

- LUO Q P. Gradability, Scale structure and Classification of Simple Adjectives in Chinese[J].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8, 39(1): 27-38.
- [7] 李雨晨, 刘正光. 主观化与现代汉语形容词的语义异指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双月刊), 2014, 46(3): 351-363.
LI Y C, LIU Z G. Subjectification and the form-function mismatch of adjectives in mandarin Chinese[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bimonthly), 2014, 46(3): 351-363.
- [8] 张家骅, 张月红. 心理感受形容词的词义转喻派生模式描写[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2(6): 81-90.
ZHANG J H, ZHANG Y H. A description on the types of the metonymical derivation of the semantics of emotional adjectives[J]. Journal of PLA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 2019, 42(6): 81-90.
- [9] 沈家焯. 形容词句法功能的标记模式[J]. 中国语文, 1997, 259(4): 242-250.
SHEN J X. Mark pattern of adjective syntactic function[J]. Stud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997, 259(4): 242-250.
- [10] 齐沪扬, 韩天姿. 形容词的形性功能考察[J]. 汉语学习, 2019, 40(6): 3-16.
QI H Y, HAN T Z.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formal function of adjectives[J].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2019, 40(6): 3-16.
- [11] MOED H F. The impact-factors debate: the ISI's uses and limits[J]. Nature, 2002, 415(6873): 731-732.
- [12] 莫富传, 冯翠翠. 国内外高被引论文研究综述[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9, 182(7): 66-72.
MO F C, FENG C C. Research review 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high-cited papers[J]. Digital Library Forum, 2019, 182(7): 66-72.
- [13] 刘雪立. 参考文献的继承性引用、指示性引用和批判性引用与影响因子的标准化[J].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04, 15(3): 251-253.
LIU X L. Inheritance citation, indicative citation and critical citation of references and standardization of influencing factors[J]. Research on Chinese Sci-tech Journals, 2004, 15(3): 251-253.
- [14] MARICIC S, SPAVENTI J, PAVICIC L, et al. Citation context versus the frequency counts of citation histories[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1998, 49(6): 530-540.
- [15] 王远杰. 英汉定中结构的韵律组配共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9, 51(6): 876-887.
WANG Y J. Universal constraints on the prosodic pattern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NPs[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bimonthly), 2019, 51(6): 876-887.
- [16] 石玉, 熊仲儒. 基于语料库的汉英比较构式中程度词的有界性对比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19, 188(4): 92-98.
SHI Y, XIONG Z R. A corpus-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n the boundednes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degree words in comparative constructions[J]. Technology Enhanced Foreign Languages, 2019, 188(4): 92-98.
- [17] 李占炳, 范倩倩. “雪白一件衣服”格式探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19, 195(1): 52-61.
LI Z B, FAN Q Q. A study on the structure of "xuebai yijian yifu"[J]. Language Teaching and Linguistic Studies, 2019, 195(1): 52-61.

CiteSpace-Based visual metrological analysis of adjective research in modern Chinese

Liu Zhifa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453007,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1 080 articles retrieved from CSSCI journal database in the past 40 years from 1980 to 2019, this paper analyzes them with CiteSpace 5.6.R2.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tudy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tage of slow growth, the stage of rapid growth, the stage of gradual decline. The distribution of authors is relatively scattered, the research team and core research groups have not yet formed. Most of the research institutions are universities, among which the school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ed the largest number of papers, and Institute of Language Research,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as the highest cooperation rate. The hot topics in the study of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mainly include the types, semantic and syntactic functions of adjectives. Most of the high cited articles are indicative ones.

Keywords: adjectives in modern Chinese; CiteSpace; visual analysis

[责任编辑 陈留院 赵晓华]